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 
第一一九回 丘太監又用離間計 濟顛僧暗進返善丹

話說這個太監，姓丘名奎，本是張祿的外甥，明知張祿因濟公問成軍罪，心中記著了他的仇隙。這日皇上回鑾，他在外面聽說是濟公怎樣幫忙，一長一短的，訪得清清白白。此時站在太后旁邊，是太后同五賢王感激濟公，他就趁便說道：「聖母不要把這和尚當著好人，他替聖母、王爺救命，皆是萬歲爺的面子，他其實倒恨不得將毒藥來藥死聖母、五賢王了。此回萬歲爺回鑾，皆是他暗中保護，奴婢在外面，已訪得清楚：進宮來救駕，鏢打兩個徐少爺的，是他的小徒弟，姓楊；跟後背了皇上、太子到湖西營的，是他的兩個大徒弟，一個姓陳，一個姓雷。聖母不信，聞得皇上已經到封了他們的官了，但皆是封的武職，著人到兵部衙門一查便知。而且就是寇尚書、趙提督，皆是他預先約定。就是今天早上萬歲坐朝，大眾朝臣，怎麼就會曉得？也是他一家家送信去的。」太后聽畢，說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怪道那日我同五賢王坐朝的時候，隱隱約約像他在殿外走了兩轉呢。」說著，就咬著牙齒罵道：「賊禿，賊禿！原來他治病是假的，他來壞我的大事是真的。怪道這個不孝的昏君，由他治病之後，就越過越不孝順呢！原來仗著他的法力。我倒有點偏不懼邪，不是我恩將仇報，總之第一次，他不過替我看了一場小病，此時五賢王同我死去，也是因他救轉這個不孝的昏君，才送命的。他雖把我母子救轉，算不得他的功勞。但是我娘家好好大興旺的一個姓涂的宦家，弄得來死的死，逃的逃，辦罪的辦罪，不皆是完在這賊禿手裡嗎？」說著，又嗚嗚的哭個不住。五賢王道：「母后不必過悲，諒他一個和尚，終在我國家法律之下，遲早再碰機會，總替這徐家報仇便了。」當下太后同五賢王因丘奎一番挑剔，不但不感激濟公救命之恩，反轉恨如切骨，二人就商議些代徐家報仇的話，暫且擱過。單言濟公同皇上、太子人了席，皇上便稱贊楊魁、陳亮、雷鳴這三人的忠心及本領，又謝了濟公各處代他佈置的說帖。濟公一言不答，他好歹酒兒肉兒的吃個不住。皇上又說道：「請問聖僧，從來國家內患，歷代所不能免。然總因為君的器小量窄，或者非嫡親母后；究不解朕既所處的嫡親骨肉，加之平日兄弟之間，亦甚友愛相得，不解因何忽然造出這樣的逆案？實在就叫人難以參詳了。」濟公聽畢，便用那筷子敲著碗，放開那「叭迷吽」的喉嚨唱道：「因因因，果果果。人生事事有因果。花開一樹本同枝，結了美果同惡果。因因因，果果果。人生事事有因果。俺園園灌灌方，還你一樹好美果。」雖畢由袖中取出一幅畫圖，說道：「陛下請看。」當下皇上看了濟公這幅圖，濟公不肯細說，也就只得罷了。又說道：「請問聖僧，適才朕母、朕弟，雖蒙聖僧救轉，未知還須進藥調理調理嗎？」濟公此時在席上雖對皇上言談，那慈寧宮太后、五賢王恩將仇報的話，一句一句的，濟公皆曉得清清楚楚，見皇上問他可須進藥調理，濟公暗道：我何不想個一勞永逸的主意，用兩粒返善丹，將兩人的心治他一治，毋得再生妄念，有何不可。主意已定，因說道：「凡病皆要調理，就是五賢王自縊，雖經救轉，臟腑無不受傷，陛下之言，甚屬有理。」皇上同太子恰好此時上膳已畢，只剩得濟公一個人，在那裡嚙咕嚙咕吃酒。皇上因此又說道：「既蒙聖僧肯代調理，擬請回到內宮，趁此進了丹藥，免致留下餘病，在聖僧意見以為如何？」濟公道：「使得使得，這樣說法，這個酒我也不吃了。」太子就此起身，別了皇上，自往青宮而去。

皇上便同濟公來到內宮，卻見太后正同五賢王在那裡一把鼻涕，一把鼻涕的，一見濟公同皇上走來，太后、五賢王恨不得立時就將濟公置之死地，才出得心頭之氣。濟公早已明白，就用手暗暗的對著兩人做了一個法兒。皇上卻是懵懵懂懂的，到此地步還是一片孝母愛弟的心腸，忙近前先問了太后的安，又將濟公說的還要調理的話，奏明瞭一遍。但見太后負氣的樣子說道：「既然我母子不曾得死，也就罷了，還要調理做什麼？我實在心中恨個不住，倒不如就此死了，反覺安逸。」皇上不解何意，以為太后因做了殘害的事，說了兩句過門話。正是還要進言，忽見太后兩手捧住個肚子，心裡一陣一陣的疼個不了，五賢王覺得個頸項被繩子勒掛的地位痛得如針刺一般。濟公故意裝著要向外走的形像，但聽太后道：「怎麼這時的肚又這樣怪疼起來了？」轉眼再向五賢王一看，見他雙手托住腮下，因皇上在側，又不敢大驚小怪的喊痛，只見他頸上汗珠，足有黃豆子大。太后此時心裡雖恨濟公，卻因疼痛沒法，因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且把調理藥進來試試看罷。」皇上便轉身對濟公說明，濟公哈哈笑個不住。太后、五賢王見濟公這樣笑法，心裡更加氣，那兩人便覺得格外痛得難過。好容易候濟公掏出兩粒丸藥交給皇上，每人吃了一粒，不但痛處忽然頓止，覺得一種清涼的氣候到了心裡，就把起先所做的事，所說的話，皆自家同自家為難個不了。

皇上見二人服了丸藥，皆不開口，以為藥有靈驗，止了痛了，卻不曉得兩人心裡，忽然轉了念頭。說得遲，來得快，忽然五賢王跑到皇上面前，雙膝跪下，哭著說道：「臣弟此時，想著已往之事，真正狗彘不如，不敢強顏偷生人世，請陛下將臣送至法司，同那徐奸賊父子一同問成死罪，明正典刑，以謝天下。」說畢哀哀的哭個不住。太后亦垂淚說道：「實也奇怪，我不知三日前，就同吃了迷魂藥似的，怎樣就聽這老賊父子的言詞，離間骨肉，一點都不知覺。此想來，也就追悔得要死了。」皇上見二人忽然哀哀的說出血性話兒便一手將五賢王扶起，說道：「賢弟休得如此，人孰無過？自知改悔罷了。但朕自從起禍之初，自始至終，無絲毫怨母后、賢弟，曉得皆是為人所愚。總之，最難者，是天倫樂處，從此之後，母慈子孝，兄友弟敬，將已往之事，作為雲收而散罷了。」當下五賢王便請太后。皇上，正了坐位，自己也邀同濟公旁邊坐下，又向濟公稱謝了半晌。這一番舉動，真個叫皇上夢想不到。就此母子二人，正同皇上談到情投意合之時，忽見值班太監，捧了兩個奏折，跑進內宮，往下一跪。不知所奏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